

장사일록(長沙日錄)

생산자 신진구(申震龜)
소장자(처) 경북 의성 아주신씨
소장자(처)상세 신병철
사료구분 고서
사료분류 잡저류
주제어 필사본 日記

해제 일기(日記)와 통훈대부승문원판교겸춘추관편수관고송부군행상초(通訓大夫承文院判校兼春秋館編修官孤松府君行狀草) 등이 수록되어 있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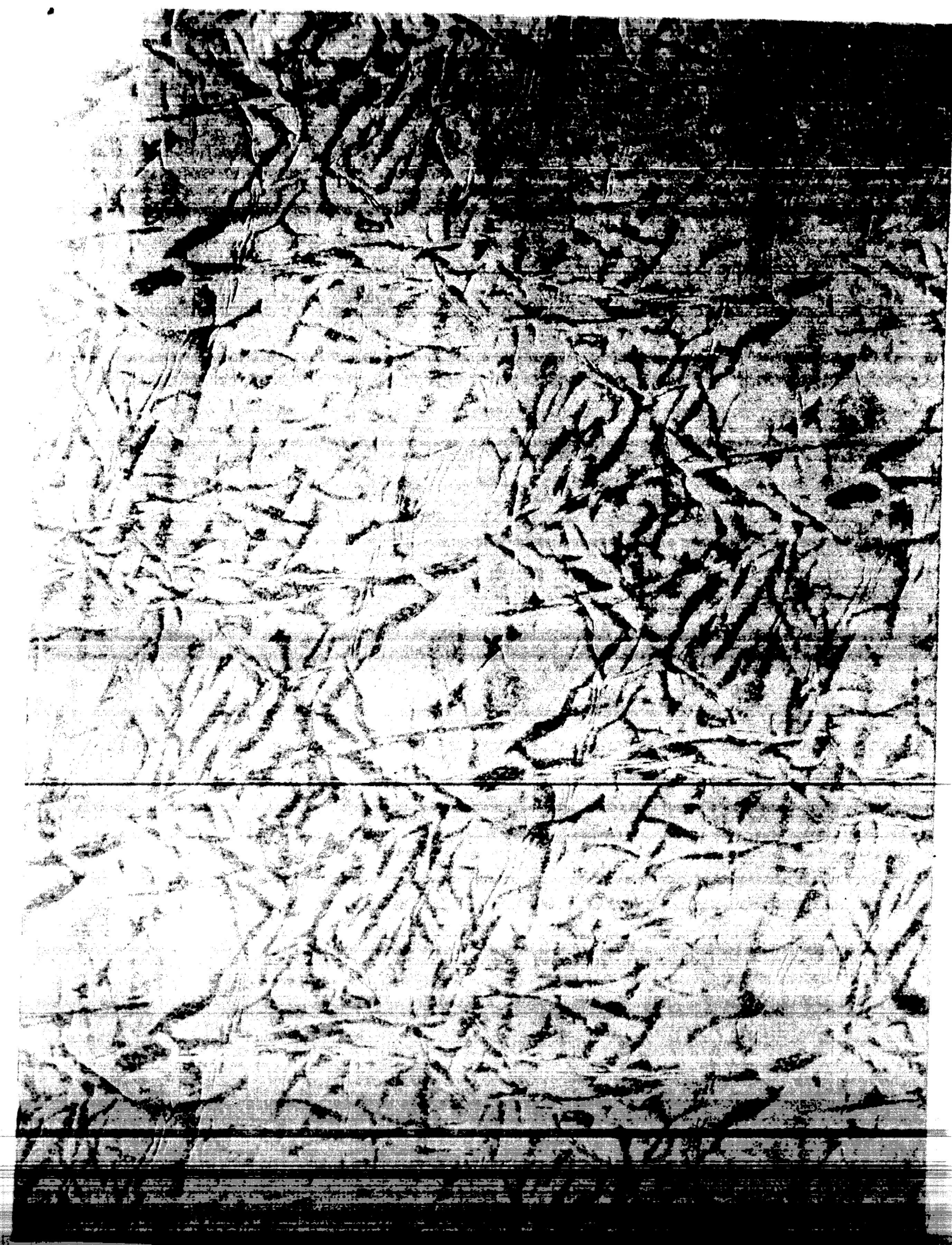
고송孤松 신흥망申弘望(1600~1673)의 유배일기 『장사일록長沙日錄』은 1652년(효종3) 10월 9일부터 12월 21일까지 작성된 것이다. 10월 9일부터 17일까지는 한양으로 압송되는 여정을 기록하였고, 이후 11월 13일까지 약 25일 동안은 홍제원에서 유배지가 평해로 확정될 때까지 명을 기다리는 자신의 상황을 매일매일 기록하였다.

이때 신흥망이 장기간 홍제원에서 명을 기다린 것은 당초 벽동(현재 평안북도)으로 정배된 후 조정에서 정배 철회 논란이 지속되다가 도중에 감등減等되어 중도부처中途付處 형벌로 변경되었고, 이조차도 대신들의 철회 요청으로 논란이 야기되면서 유배지를 확정하는데 시간이 오래걸렸기 때문이다. 나머지 기간 동안은 유배지로 출발해서 그곳에서의 생활 그리고 해배되어 평해를 떠나는 날까지 기록하였다.

살펴본 결과 『장사일록』은 다음과 같은 특징적 기록 경향을 뚜렷하게 나타냈다. 첫째, 유배형이 확정되어 집행될 때까지 조정의 논란이 지속되었는데 그 속에서 신흥망 개인이 겪은 상황이 정치적 배경과 함께 세밀하게 그려져 있다. 『실록』이나 『승정원일기』 등의 역사서에서는 찾아보기 어려운 유배형 확정 과정이 실시간으로 기록된 셈이다.

물론 개인의 시선이라는 한계는 뚜렷하다. 둘째, 신흥망은 유배 시작부터 끝나는 날까지 자신을 물심양면으로 돕던 인물들과 그들이 지원해 준 行資 등을 꼼꼼하게 기록하였다. 대개의 일기에 등장하는 인물들은 자나 호 또는 관직만 언급되기 일췌여서 누구인지 알기 곤란한 상황이 많은데, 신흥망은 『장사일록』을 기록하며 인물마다 방점 표시를 할 만큼 공을 들였다. 인물 표기 또한 당시 관직명을 정확하게 적거나 관직이 없을 땐 성명을 적어 분명하게 알아볼 수 있도록 했다. 셋째, 유배 당시 기록한 것이 아니라 말년에 일기 형식으로 재정리한 것이기에 신흥망이 유배 당시 지녔던 정서가 객관적으로 기술되어 있다.

『장사일록』은 신흥망이 추후에 다시 기록하면서 자신에게 도움을 준 인물들을 꼼꼼하게 기록한 것만큼 단면적이기는 해도 당시 중앙 정계 인물들의 정치적 교류를 입체적으로 규명해 볼 수 있고 신흥망 개인 또는 문중의 인적 네트워크가 지역과 정치적 입지를 어떻게 넘나드는지 살펴볼 수 있다는 데에 있다.



此... 卷之... 第... 页

... 何... 人... 顏... 物... 中... 一... 功... 上... 好... 實... 事... 所... 為... 也

... 法... 亦... 得... 知... 之... 意... 約... 也... 一... 幸... 福... 名... 事... 也... 一... 江... 南... 為... 未... 年

... 初... 名... 考... 知... 松... 府... 君... 再... 入... 傳... 統... 時... 母... 夫... 人... 也... 八... 生

... 如... 所... 為... 不... 存... 焉... 子... 之... 意... 誠... 獨... 遠...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 我... 之... 好... 也... 終... 未... 古... 之... 德... 行...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 耳... 一... 越... 昔... 而... 謂... 言... 下... 母... 夫... 人...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 持... 意... 也... 是...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 以... 好... 福... 崇... 厚... 之...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 亦... 幸... 也... 且... 秋... 既... 死... 也... 志... 氣... 猶... 是... 燎... 濟...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故... 也

其意不但專指一賢而言所謂以居官不廉被誣者何賢以居事
被誣者何賢而所謂誣賢者亦何人耶士林間曾所未聞而時
獨聞於何處耶噫者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則尊賢尚德之
心人孰不有而時棧至以不思加之訛思加於先賢者是什心也雖
曰被誣云而誣賢者實時棧也當初時棧被駁之由今不須更
論而為時棧自處之道重被臺彈之後回視平生應有忸怩于顏
所當投簪杜門省德思過之不暇乃敢侮辱先賢妄自引喻以
為辨明之證其為悖慢甚矣不但物情齊憤 聖明亦已洞燭
而深惡之矣身為士夫口誅詩禮而不知尊賢寧有行檢既無
行檢辭又悖慢言行不謹得罪名教之人何以事君前都

李時棧請命辭去法版

○十月初九日... 命來到 傳旨中... 趙

錫胤前持平... 國家黨論自德之罪不可不懲... 趙

國家貨死之音... 趙則江界余則如石... 趙之被罪以吏曹... 趙

外辭職其流中有侵撓... 長之語自 上俱認為黨論 天怒極震

而有是 命也歟 命之夜適醉卧寢房室人驚惶... 余止之仍

自念余平生無他才能惟以慎重為第一工夫不幸身入言地目覩時棧

辱賢悖慢之語不勝憤慨排却眾議挺身獨 啓上觸 天威竟

遭絕塞流竄之厄豈亦有係於數而然耶古人有行患難不怨尤者

余豈獨不及於古人而况窮荒之地誰能死人者乎以此自解怡

然穩寢翌日將登道禁府人稍緩行期告以留一日治行一家親屬

及奴僕軍皆出力相助命漢傑... 容措辦留資... 婢僕等使之尾

護

○十一日晴詣祠堂焚香拜辭... 寢房欲與家累叙別... 趙

悲咽之色令人心緒煩苦遂拂衣出門揖別親屬上馬而行到
後村舍歇馬後弟命元命說久徵後恠孟堪仲堪塔生任世準權赫
朴文約隣族林敏原申命尚申汝温申戒一申戊生等若干人追送
漢老漢伯孟堪命尚等仍隨來漢傑則以治行事還送其日擬宿冰
山驛中路聞櫓漢山以亮李昭自成昌到水出新村李君老一家待我同宿遂延
過驛村前路金孫啓祥柳暢重河後弟峻望自安東先到驛村出迎
于路左乘昏抵李家主人醉倒于內草堂滿灑盆有白菊政妍好長
琴倚壁李昭設慰勸令主家婢令玉等彈琴唱歌雖村女啁哳之聲
亦足以慰遷客之懷也酒三四行輟罷與李昭耽枕而臥夜半主人
酒醒始覺吾行在促令張燈出見酌酒勸慰琴歌未謝曉星已登留
別李昭及主人孟堪絕句贈李昭曰塞雲迢遞壯風寒水宿深山道路
難白首相看成遠別不堪愁思集征鞍又曰月沈江岸馬聲長夜許

結暗斷腸悵恨與君分天淮相憶路茫茫將發今春
去矣未去矣曲一闋調甚悽然李昭以清一升生雞一首生雞一首乾廣
魚三尾燒酒一器銀口魚九尾驢行主人贈西瓜一塊

○十二日晴孟堪啓祥命尚等拜去老伯兩兒及柳暢峻望隨到德通驛
後姪季堪妻姪李重炫自嵩山乘夜來待于驛村釜山僉使朴而昭
自京下來歷見而去朝食後送別老兒柳暢峻望老兒掩泣而辭情
緒益覺不佳季堪重炫追到幽谷峴後遂遣拜去獨僕而隨來過新
院坪遇嶺南新榜生進李碩范朴恬朴慎蔣邦翰等八九人暨閩京
報又逢柳君世翊李君巨此兩人疇昔親知故下馬班荆叙別日曛
抵閩慶縣主倅尹君昌壽持酒來見頗極款洽新榜進士安君
徵兄弟自京歷到縣村來見而去夕食後月色甚明借倚駿騎于車
岸某夜論嶺到安保驛假寐待曉驛深全姓人自前相和

而去

○十三日晴曉頭葺食發行過水橋逢星山居士人李君元禎始聞三
司方獲還收之 啓已時到忠州新月驛柳德甫頓別善柳命賢之令公再度書慰
行且送意欲二外清二外馬鐵五部止鐵五斤鐵物則以吾有請故
也書中以器音方到修整文簿事多忽迫不待出見云之漢伯苦願
隨行一日迫令還去因附家書伯見涕泣落淚自此隻影單行終到達
川行數里逢雨傳暮投宿于龍安驛村有驛深自道前日主人持酒
來餽以情故不辭飲一大器就寢

○十四日雨不止凌晨發行以炬火前導過崇善東方始明行十餘
里逢大雨又行十餘里抵即雨霽到無極驛朝食後登道或雨或晴
向夕到竹山村舍府使白弘性持酒來見且聞糧資罄竭賜帖給米
太黃補之物余初不知白也之於李特權為切親言語之間始得聞知

以常情揆之彼豈欲厚於我哉然而不現辭色不廣接待之禮豈武
弁中頗有識見者耶其夜大雨如注曉頭乍止

○十五日微雨乍下凌晨發行以炬火前導行七八里東方始明而雨
脚如麻到左棧驛朝食雨勢不止被篔簹而發到陽智縣村舍主倅
李君德復曾無面分而即送人致問俄又冒雨來勸以酒盃余方
在窮道解蓬心知不辭而健倒四大鍾頗覺醺然後容打話之間
雨天蒼茫不覺日晚即求得米太而行冒雨抵宿魚藏浦酒店
連夜雨不止幕漏穿滴衣衾盡露矣

○十六日曉頭雨不止被篔簹而發到龍仁縣村舍自官家任飯以餽
而適值空官下人單身不用意以惡草具進不堪下筋乍喫而輟
仍自念曩日豈召上來時主倅極其誠款供億不踈今行草簿太
甚潔枯不同厚薄有異世間翻覆無不如此何足深悔主人翁器

而去

○十三日晴曉頭葺食發行過水橋逢星山居士人李君元禎始聞三
司方發還收之 啓已時到忠州新月驛柳德甫頌別吉柳命贊之令公再度寄書慰
行且送意欲二升清二升馬鐵五部正鐵五斤鐵物則以吾有諸故
也書中以器音方到修整文簿事多忽迫不濟出見云之漢伯苦願
隨行一日迫令還去日附家書伯見涕泣落淚自此隻影單行終到達
川行數里逢雨薄暮投宿于龍安驛村有驛僕自道前日主人持酒
來餽以情故不辭飲一大器就寢

○十四日雨不止凌晨發行以烽火前導過崇善東方招明行十餘
里逢大雨又行十餘里旋即雨霽到無極驛朝食後登道或雨或晴
向夕到竹山村舍府使白弘性持酒來見且問糧資罄竭帖給米
太甚補遺物余初不知白也之於李特得為切親之言語之間始得聞知

以常情揆之彼豈欲厚於我哉然而不現辭色不廣接待之禮豈武
弁中頗有識見者耶其夜大雨如注曉頭乍止

○十五日微雨乍下凌晨發行以烽火前導行七八里東方始明而雨
脚如麻到左棧驛朝食雨勢不止被寒而發到陽智縣村舍主俾
李君德復苗無面分而即送人致問俄又冒雨來勸以酒盃余方
在窮道解蓬心知不辭而健倒四大鍾頗覺醺然後容打話之間
雨大蒼蒼茫不覺見日晚即求得米太而行冒雨抵宿魚藏浦酒店
達夜雨不止幕漏穿滴衣衾盡濡矣

○十六日曉頭雨不止被寒而發到龍仁縣村舍自官家任飯以餽
而適值空官下人單身不用意以惡草具進不堪下筋乍喫而輟
仍自念曩日欲召上來時主俾極其誠款供億不踈今行草薄太
甚茶粘不同厚薄有異世間翻覆無不如此何足深怪主人翁

之老者知吾朝食不飽即作羹以粥和清跪進余感其誠意後為飲
吏軍頑甚賞馬越不責出日勢近午始得發行而風雨交作行後縣
後小溪馬顛水石之間卜物盡沾行色艱閑不一而足曾於古詩中
想見逐臣遷客艱苦之狀三復詠歎宣料今日身自當之乎向晚到
板橋歇馬風雨止息跋涉泥濘夜到良村驛止宿

○十七日晴雞三鳴發行早朝渡漢津申掌令晉文張大司成經叔
令公送人來候吾行得見晉文書始聞因頌相陳劄特下後容押
去之命其劄一答曰此人壽命配之夕觀其氣色則黨類惶駭有
若不及然贊迫操切之狀極為驚惶故有是命也觀卿劄辭可不省
察焉誠若顛仆於道路則殊非貸死之本意其令該府使之從容
押去歷抵青坡李司諫子晦家朝食仍為少憩曉大諫行之令公察
校理元甫為修撰君瑞洪洪州景義令公朴欲吉吉應令公申掌令

晉甫大張大經叔令公申主簿翹善于曲籍先哲都奔事明叔申典
籍景儀沈南陽以諸人皆未見而掌令大及久至各持酒餅慰我
遠行酒酣對行之令公語及朋儕洵方薄之事睦有無聊也是日子
晦拜密陽晉甫大除綾州經叔移承旨政草到座中劉元朴永健考
來見綾州丈以木三足銀口魚北尾贖行向夕揖別親舊踰沙峴洪景
義令公持秋露一器追送于幕華館前申晉甫丈沈久玉申翹善皆
來會坐路邊石壇上酌秋露數巡俄而姜主簿仲四尾來始傳減
等付處之報在坐之人皆為我忻慰而猶未得其詳到和濟院後鄭
公達令公乘夜送分發一片紙乃府院啓辭批答也省日事聞朝
著決難撓改而當此懼災之日不可無寬典特為減等付處云且罪
大笑而聖恩至此不覺感淚之無復也都朋叔送秋露二鐺朴永
健主人送伊廳直點伊隨來留宿

○十會晴仍留和濟院待 命蓋兩司猶以還收付處連 啓故也李
洪景義皆送書以為還寓城外無妨云而余思之心有所未安姑為留
駐矣夕向李持平直而持秋露未見酌三大器而罷且口郊次涼薄
不可久留還來城外接看于申綾州寓所為穩便云仍與取書而
來其夜宿于綾州大所金終鄉適來同宿

○十九日晴李都事昌完落主簿忠立都奉事明叔李直長道章嚴
叔音重叔令公權奉事子禹權君偕權君偉李生觀徵李生辨
徵來見陳大海未見傳致泰安所送書及物其夜仍留宿綾州大所

○二十日晴許春判汝車令公歷到沈久王家送人邀見余步行往訪
則乘醉任色以余謂之率爾舉措頗有愠語且曰 潮門近處留連
亦便云余亦思之甚言誠是故即馳往子晦家許令公為人性度偏
狹觀其辭色益深憾余之不親附已不相向議而為是舉也李止部

○二十一日晴李持平直而送書來向都明叔送酒饌時人無善送
其胤子來問金三宰大監送人來問子晦家客煩亦難留駐朝後
還來和濟院申子善下鄉始附家書夕後申綾州文李典籍出書
見使容叙話而去劉元送米二斗甘良醬各一器黃肉沮菜魴魚
真油等物館主人信侍持酒饌來見

○二十二日雨在和濟院李直而送書來向致馬草四束景義送書來
向致馬草二束綾州文送書來向致塩石魚四尾酒一小壺張經叔送
書來向

○二十三日晴在和濟院申翊善來見申綾州都明叔李子晦送書來向
○二十四日晴在和濟院劉元送酒饌奴尼同妻來現馬草一駝糧米

斗馬粥米一斗值納級州文致書中言見沈銜相鄭判書則皆以爲
進駐迎暘之間似當云姑待漢傑等至聞家信後馬進駐之計劉元未
見洪景義令公送書未回且送糧米三斗因景義書聞昨日兩司始
辭批答曰修省之道不在於有罪無罪並皆渴滌而如是論執爾等
之欺蔽甚矣不允漢傑率婢僕等至始聞家信

○二十五日晴在弘濟院柳奉事植未見崔司藝煜送書未回綾州文
送書未回且送米一斗五升太三斗見未書則吳判書以爲仍留弘濟
院無妨云劉元送生鮮若干尾

○二十六日晴在弘濟院綾州文送書未回申翊善身人未回且送馬太
一斗婢兒率素人馬下歸因付家書洪景義令公李直而皆送書未回
且以爲不須前進仍留以待之馬當李于晦亦有未示前進一步也少
無所益云故仍爲留駐濟院之計子晦送鹽物劉元送真油菜醬等

物

○二十七日晴在弘濟院永健未見留宿而去洪景義令公送馬草一駝綾
州文送魚饌劉元送醃物

○二十八日晴在弘濟院都明叔持酒饌未見定容叙話而去綾州文李于晦
送人未回嚴承旨令公送書未回且送糧米一斗魚饌醃物蔬菜各種
劉元送蔬菜朴永健送蔬菜醃物

○二十九日晴在弘濟院綾州文有書回且送白米七斗馬太二斗正祖
五斗真魚一尾蘇魚一級烏賊魚一束軟肉四升銀魚十尾良醬一
瓶翊善有書回亡友李持平子完子文繼未見夜初更雨雹即止

○三十日晴在弘濟院綾州文持酒饌未見定容叙別申子卿亦隨
景義李直而未見因綾州文聞正言鄭斗卿陳疏仲救大緊嶺南人見
語犯先賢者則必憤起而攻之申某之事決非黨論云鄭也素無

平生豈意公論獨發於此今日耶良可恠也

○十一月初一日晴在弘濟院綾州丈有書向且送民魚一尾元米八升其由
七合甘醬五升因綾州丈寄示始聞兩司傳 啓之報

○初二日陰在弘濟院朴永傳來見李直而給馬草二駄送人馬運來直而
又送馬太四斗綾州丈送生雞一首劉元送魴魚二條洪景義令公送書
傳致傳 啓後平海配所入 啓之奇吳判書送人來問蓋平海配所之
定此皆夫周旋之力也李正郎壽翁李生滌徵日事歷見而去

○初三日晴在弘濟院平海配所 啓下尹典也籍先哲察監察振後
李主簿順男李密陽子晦因事歷見而去洪景義令公有書向且
送三枚筆書中通病相送云朴令知啓察令公有書向馬病無
代步不得就叙云沈南陽久王持酒來見申典籍景嵐元茂朱仲厚

申主簿順男李密陽子晦因事歷見而去洪景義令公有書向且
送三枚筆書中通病相送云朴令知啓察令公有書向馬病無
代步不得就叙云沈南陽久王持酒來見申典籍景嵐元茂朱仲厚

申主簿順男李密陽子晦因事歷見而去洪景義令公有書向且
送三枚筆書中通病相送云朴令知啓察令公有書向馬病無
代步不得就叙云沈南陽久王持酒來見申典籍景嵐元茂朱仲厚

○初四日晴在弘濟院順婢有病病勢甚重勢難幸去不得已以擔輿
入送于城內主人朴永健家令僕傑洛後救療傑見自鄉辛勤追到
又不得隨行東下分離之間心緒不佳睡行之令公委書洪景義令公送
人各致有病故不得捨別之意朴永健來見而去都明叔送人來問李
正郎壽翁歷訪同鄉居朴生震元陝川居金生光蓋來見是日發行
還踰山峴嚴秋音令公來訪相遇於峴底下馬坐湯坡良久叙話仍
與並車行到興禮門外馬上揖別到良才驛止宿

○初五日晴曉發到板橋朝食歇馬于龍仁縣村舍縣監洪君興社來
見待以酒食一行人馬並為供饋且助行資馬太二斗粥米二斗燒
酒一鐺生雉一首乾雉一首茅物夕抵魚藏浦止宿

○初六日晴鷄三鳴發行以炬火前道未過金亮曙色已分繁霜

如雷寒氣甚凜掛鞭於手信馬而行不覺掛手之鞭墜失也此鞭
末南還時倚之於山路上以白木小枝為柄長僅尺五寸許以絲
繩交結而垂其琴圓削牛角小薄片附諸柄端為搔痒子其制
甚朴陋而便於兩用朝行而失之初不無惜之心更思而自解凡
物之得失有時此鞭之初失於路上者何人而余幸得之於路上矣
今旋失於路上又未知何人得之於路上也人世得失與此鞭無異
可謂一鞭人世也余於馬上沈思良久還復大嘔而行久抵山
府村舍府使白弘性待以酒食且贈蒼意以末二升清酒三錫糧與
饋行資不之故辭不受

○初七日陰曉發到無極驛朝食有金震龍姓名自稱陰竹訓長
因驛人請見相接問答觀其容貌聽其言語真所謂陰竹縣訓長
者也可敬也天夕抵龍安驛止宿

○初八日晴曉發到忠貞新驛朝食如常同直送家鄉因自書信
行當向竹嶺而聞縣村痘患熾發故將由大路緣山麓取間道而
行令羅將入縣中責出貫馬來待于發峴路邊矣吾行到峴底則羅
將及貫馬皆不來令勝奴走探于縣中則羅將率貫馬直向黃岡驛云
等待之間日已西傾策倦馬踰峴夜初更輟到新堂奴亦化家所謂
不化者乃一家奴子而視吾行若過客接待頗無禮至於上下供饋
等事慢不致意老奴不足責乃答其子仍責出人馬使之運致上物
于嶺底李子慎家奴因事上京適到亦化家得見子慎書際知家累
安保而但聞老兒又喪乳孩吾家厄會重置至於此極慘悼因此
奴西上討書于漢傑未知其果無浮沈否也

○初九日晴平明發食發行過黃岡驛行五里許入清風界山水有清
淑之氣由棧道而行朝日初上江霧半捲真畫中景也轉入長谷路

倘有愁德統乃清風郡出站處也踰五峴歇馬于水山驛羅將始
笑午後發行踰鷄外峴行五六里餘入丹陽界又由棧道一倘有
山蓋秀水益清明沙奇巖巖處奇觀過丹陽郡抵宿長水驛余
素聞四郡山水之勝而旧沒世累恨無由一來游賞今幸蒙 恩謹
路出此間而嚴程急迫不得窮尋遍觀於道潭奇絕之境此又一
恨也

○初十日晴曉頭薦食發行踰竹嶺歇馬于嶺上過昌樂驛夕抵
豐基郡主倅金君述初乃同道素交也聞余至款逆設酌昌樂郡
李君日曾無面分而要見余亦未會相與痛飲琴歌團索夜深乃
罷仍歇枕而宿主倅以米五斗太四斗薏苡米二升清二升真荏二
斗生雄一首扶濟行資

○十一日晴晨食發行金李兩友偕街騎發至榮川郡歇馬羅心字以
俊來見聞感兄宋金知英發家在邑中遂往訪金欽濟亦未會來兄
曩年喪獨子白首無依甚可憐惻執盃勸余話及先人厚恤之恩三
復不已張座首龍見適來邑中聞余行即來訪仍請與偕行歷宿其
家遂揖別宋兄及金友與張君耽轡夕抵錦江不見後抹迹三十年相
見不覺悲感仍留宿

○十二日晴早食發行已時歷到安東亭田鄭恭奉仲則家歇馬仍與仲
則並轡向府中申汝溫漢伯等來候于路邊始聞家內安音漢老及
塔生金時遇柳重河李朝德任世準朴文約亦來待于鸞院前下
馬叙阻同入城南村舍府使李後天令公送人來問適感疾不得出
見云判官李禮男來見而去且送米太各二斗柏子餅一封金李兩
女家皆送酒饌權君猛權君增鄭別監基善崔遠生各持酒
來見妓生學禮柳絮等來謁朴君煌金君光庭金生龜齡李

生惟樟金時積未見光庭綿布一段重御綿布一段助行資仲則贈別
詩曰親朋後此別逐客若為心嶺岫橫天黑溟波接地陰思鄉新白髮
慙 主舊丹枕珍重如餐飯因風寄好音余和曰故園一千里孤臣
方寸心驛亭寒日瘦南樹凍雲陰敢抱懷沙怨猶存報 主忱窮
途分手後忍聽塞鴻音李翼之聞而和寄曰看取東溟水何如遠客
心驚愁紫石月歸夢錦罔陰白盡傷時髮丹深向日忱窮陰
寂寞誰復有知音

○十三日晴府伯送人未回朝食後留別諸君發馬登道老伯兩兒追到城
東辭去午間過臨河歇馬于五營村向夕有雨微抵納谷止宿金深
未見且助馬太其夜雨

○十四日平明雨晴金深住溫飯送餽俄又未別直寶縣監李君子相
乃余連榻同年聞余行到納谷送人未回早朝發行踰柝羅關到真縣

子和以余罪人不敢入官廨遊見于養真堂外小阜亭行朝酌三四巡而
罷以米一斗五升太一斗五升小米一斗五升助行資朝食後又設酌若勸
余辭以路困即別子和行到石谿李泰奉晦叔家其子進士尚逸玄逸
崇逸等皆在坐趙君廷瓚亦適來相見與晦叔聯枕而卧晦叔語及慶
時纒陳災異頗有識見仍與相議避地晦叔曰昨此二息餘有數段
山水絕勝且有宜農處如圖避地無過於此吾當先入結幕子君有
意願分一半云以余迂拙之計未知果能如約否也

○十五日晴早食發行踰位觀過蒼水院到新里歇馬夕後抵柝羅歷
叔獻家為盃酌所困夜深就寢柝羅送其學子未回適感疾不侍
未見云

○十六日晴王家又設朝酌南上舍估亦持酒來見李上舍翼世尾到相
與團索醉中聞新楊生負白世興在隣家以新米例招見年妙可愛八

也府使崔惠吉令公聞命行到境內即送人來問俄又持酒饌來見後容
叙話而去日勢已晚不得發行仍留宿與翼世及權堪韓景愈同寢

○十七日晴朝食後別主人及翼世出十餘里許沿海而行勢甚濤巨浪崩奔
洶湧於馬蹄之傷心神悚然真壯觀也夕間到箕城一平海配所接署於城
東金榮家郡守盧澗令公適赴江陵習陣未還下人稱以官令來供
酒食座首朴應星來見乃朴經歷同姓寸親也入夜就寢客思悄然轉輾
無寐自念此身何故而落此天涯地角也鬱鬱悵之懷自不能抑然較諸
碧潼絕塞之宵窺則雖蠻鄉瘴海之濱足以將息性命况厄會之來
人所難免君若居隨遇而安豈以遷謫之苦累吾靈臺耶夜分後心
神稍定始安寢

○十八日晴金山居前郡守崔起雲適到郡中投刺未見座首朴應星別
監黃澈出身金監生來見主伴令公遂沿歷見而去

○十九日晴主伴送人來問帖送白米三斗中米十斗太五斗荒租七斗真
油一升魚油五升甘醬三斗饌物則隨時繼給云郡居黃君昆鄭別監
翊未見奴金同士云等還送家鄉因付書信夕間主伴再度送人來
問仍致遺服未見之意

○二十日晴主伴送人來問鄭別監翊送人來問且送饌物各種主伴
送人來問且送酒饌初接金榮家勢有難便移寓於城南奴愛仁家
崔雲山來見寧海白別監源發率其子新祐生負世興歷見而去
郡居安斯禩權琮越松浦萬戶韓繼姜來見

○二十一日晴主伴送人來問今日乃冬至也早朝又送盛饌頌訖仍念
孤坐落在海曲是日不得拜奠家廟此一痛也崔雲山臨歸告別而
去聞其行當過龜野因付家信羅將文貞民發去自京下來後漢
傑等消息渙然無聞甚為鬱鬱因貞民之歸作書付送其浮沈未詳

知也主俾送人來問方有公事不得相訪云俾春夜夫奉諸舅氏書自安
德至始聞喬洞表叔母感疾今月十三日捐世慟哭

○二十三日晴主俾送人來問越松浦萬戶送人來問夕間主俾萬戶皆
來見白別監源發率其子新物生負世興歷見而去

○二十三日晴主俾送人來問春花夫還去拜書于諸舅氏且付家信萬
君混朱生烟來見鄭別監誦持酒來見朴叔獻送書來問且送米五

斗太五斗良醬一器甘醬一器生雉二首松魚二尾著根四斗雉魚
以余方行素故還送朴李獻送書來問且送米五斗自朴判官家來

傳家信乃十九日出書也聞家累安保慰幸尚州居連楊同年鄭別
監憲世寄書致慰窮途况向令人感慕

○二十四日晴主俾送人來問自衙內送著以粥越松萬戶送人來問朱生
烟袖所刺書詩未見亭海白藥章歷見而去越松萬戶又送人來問且送

米一斗白紙一束
○二十五日晴主俾送人來問且送果物酒籍萬君混送女奴來問且送酒
菜一器本郡寓居寧海人李生來見本郡廣興寺塔山穴空谷來

謁仍道本居慶尚道善山地今春為浴温井入未姑接于廣興在
温井六七里許云別監南後雲來見

○二十六日晴主俾送人來問自送著以粥安東金春奉是樞致書來慰
且送白文魚一尾乾雉五肢遠地寄向可領故人情也主俾送人來問且

送素饌郡居前別監安太男千樞鄭良虎鄭別監誦朴生禮吉來
見座省朴應星送人來問

○二十七日晴主俾送人來問鄭翅金童生來見

○二十八日晴主俾送人來問金夢生來見主俾持酒饌來見
○二十九日主俾送人來問衙容坡州盧希載郡居安斯煥李來見

朴判官家送素饌各種

○三十日晴主倅送人未問且送酒饌越松島戶送人未問軍威居李雲世
明世等因事未見致綿布一疋直任八升李高靈^小卿^拜東人寄書未
問且送白米五斗真麵五圓生雞三首乾柿二貼因此便將家書喜聞安
音

○十二月初一日晴有風主倅送人未問且送酒饌廣興寺居山人空峯未
謁袖進胡椒一封黃君混送人未問

○初二日晴主倅送人未問李雲世明世等曉頭發去郡居儒生李
榮義張蘊南有周韓得良未見主倅送人未問且送酒盃鄭^細來
見且致米二斗馬草一疋鄭良虎安新燠權^信來見

○初三日晴有風主倅送人未問鄭良虎送馬草一駄禮安居權若
仍傳家書^前月二十九日出書也知安保護喜且聞老兒命日發程
入來云

○初四日晴主倅送人未問越松島戶送人未問郡居前別監張微及
權^信朴禮吉金夢生未見

○初五日晴主倅送人來問朝後送酒饌夕間又來見對酌五巡而罷鄭
良虎持酒饌未見

○初六日晴有風主倅送人來問鄭良虎金夢生朴禮吉未見婢丁代奴
起生等至得見家書喜聞平保季父寄詩遠慰之以賜叙客懷但
老兒騎卜不齊三日不得發程云甚為缺然南^小察^發訪後妹寄誘書且

送綿布一段

○初七日晴主倅送人未問衙客盧希載郡居郭漢送黃石達禮安
權震弼未見奉道監司柳慶昌令公因公便送書來問主倅帖送

鹽一石魚油七升

○初八日晴主伴送人來向奴起生勝福等送還家鄉謹次李父詩贊

懷感主心梁鴻底事不平吟孤臣報國冰無日只怕年衰白髮

侵越松萬戶送人來向別監南浚雲來見

○初九日晴主伴送人來向朝後送酒饌越松萬戶來見鄭翊張徽張

蘊鄭良虎金夢生來見老兒行至

○初十日晴主伴送人來向朴經歷家盛備酒饌以送鄭翊鄭良

虎對酌傾數壺而罷郡居朴文欽來見

○十一日晴主伴送人來向且送酒饌鄭翊送人來向且致馬草一同金夢

生來見朴甥出還其家後客盧希載來見張都令東翰來謁嘉

其志學使以仍留受

○十二日晴主伴送人來向苗生石建持酒來見鄭翊送女奴來向且

送酒菜一盤是日監官行院未到自奉月初二日審理完獄釋家放送

之命天恩周極圖報無路也衙客盧希載來見乘各往謝主伴

○十三日晴主伴送人來向鄭翊安斯煥黃泯朴文欽李慶白張徽朴禮

吉安大男金夢生來見主伴與盧希載來見金夢生乘各持酒

來見朴甥至

○十四日晴主伴送人來向安大男送人來向且送生雞一首鄭翊鄭良

虎金夢生來見食後與鄭翊同往越松朴甥亦從盧希載繼至

上柱門樓亭東臨大洋南眺清江西北則白沙如鋪玉屑蒼髯無數

森立徘徊顧盼之間斗覺骨襟爽然真巖壑絕勝也若冰 君恩

安能致余身於此地哉萬戶韓繼美出接馮軒女慈與數三人步出

東臺迤登堀山騁遠目而快壯觀還來亭上萬戶精備酒饌以待

之萬戶素以善歌名者也酒至行盧君勸之歌韓也不辭而即唱

申果是渠之長技而但近於女聲珠欠夫夫雄壯之調耳留連酹酌
日已夕與萬戶下樓揖別而出回望樓亭依然如別情人且樓間有
金大德李繼深黃汝一諸人託文而忽卒不待傳書一通以表此亦恨
也迴路被黃君湜強邀歷到浩然亭蓋黃家外廊而前臨滄海左
對越松頗有出居之勝主人設酌以大盃苦勸仍出題詠以示之其首
韻出於李白洲手諸人繼和者多至數十餘篇因請余和其韻遂忘
拙而書贈曰樓前滄海渺瀰瀰樓上香醪政滿瓶千里風煙輪醉眼
百年光景惜頽齡却教紫府連丹洞何羨齊雲與落星勝地
一遊皆 聖屋白頭乘興慰枯形又曰尋真偶爾入金華向晚行
踏玉沙借問石羊何處在白雲深鎖赤松家日暮別主人與鄭盧兩君
還到寓所其夜鄭誦鄭良虎別監黃澈皆持酒餞餞別安斯頤權
信亦未張燈亂酌盧君扶而愛城醉逃諸君以夜深亦皆散去

○十五日晴主伴送人來問萬戶韓繼美鄭誦黃湜和文欽朴文彬皆未見
主伴持酒餞奉錢盧希載亦來萬戶以白紙二張主伴以魚物奉持奉
物贖行鄭誦諸人及都使軍各持魚餞來贈以情故受不辭食後
入謝主伴揖別出城南行主伴使人持酒餞先送中路下馬飲一甌而
行路逢家鄉人馬因得安音夕後抵朴經歷叔獻家叔獻朴瀆未見
○十六日晴寧海令公問余行至送人來問白世興南尚召李翼世未見
翼世贈詩曰特立孤忠豈有偏 明朝被譴古猶然西關千里風霜苦東
海三旬歲月遠直節已從青嶺煥恩還及臘梅傳越松其味雜
晚寒凌高標不獨專 次韻見文集 食後往見寧海令公頗極款洽盛備酒餞
以琴歌娛之向夕扶醉辭別而出

○十七日晴寧海令公送人來問白別監源叢與其子世興未見仍邀余
慶席情甚懇至余不得已強許食後朴季獻朴瀆南尚召朴休等

見主人盛饌酒饌設酌良久而罷崔令公送勅行資

○十八日晴李獻送朴滄邀余食後往其家叔獻翼世俗素會草堂
滿漢房有盆梅盈橘清香擁目果以三五名堂蓋有十景題詠故
堂之得名以此也壁上有亡友郝永叔絕句一首存亡之感自不能已也諸人
和者亦多主人盛設酒饌以待之酒酣吟^和二絕句曰何年仙鶴下臨臺獨
玄塵寰眼不用萬里孤石霄雲路遠却將奇彩倚寒梅梅盆上有木鶴故云又曰
行吟峯上望鄉臺歸路逢君袖抱函三五堂中一尊酒醉看香橘與
香梅寫訖招新來白世興仍往慶席李翼世亦隨後而來白別監原
發南進士信出接日夕能出還叔獻家翼世尾至醉等而去

○十九日晴寧海令公送人來向食後主人設酌餞別李獻亦來見白源發
父子持酒饌來別午前留別主人及諸君發行到新里歇馬朴暢送
而去各各暮松石巖李^李春^春晚^晚叔^叔家其子^子徹^徹送^送寺^寺皆^皆在^在坐^坐定^定容^容叙^叙話

仍與晚叔晚而宿

○二十日早發抵其賢縣徑到春食其堂子和出見食後子和令持二平轎
來各乘並行出前川置二轎於冰上繫雙索於轎頭使人挽而走以效
雪鳥之戲轎行甚疾頗覺疾快挽轎之卒或足滑顛仆亦一奇觀也
仍於轎上進酒飲以大白杯數三巡後還乘轎出岸上又飲數大杯醉中

別子和以春其堂額見文集催鞭夕抵棧坊村止宿

○二十一日晴房食發行到本縣址尹谷南察訪神邊家見從妹南大度
兄弟持酒來見孫文倬孫君克孝諸人亦尾來良久叙話午後發還
龜庄妻孥無恙幸也星山宋彬^彬專人致書無送清酒二壺乾柿二貼
轎一部未使到龜庄聞吾行至留待數日即以書謝之李翼之何首
寄余曰憔悴孤臣淚清澄聖主心金雞起瑞日陽律故窮陰解
洛南為客危樓址淫恍故園梅欵此應解後評音和曰聖主

澤微臣腐草心天津收客淚歲暮返龜陰虛負圖南志空懷
拮据枕有時殘夢裡長樂聽鐘音

余之初承寬命也晝夜無程六旦一朝而入洛待命郊幕十五日
自郊幕後行十四日而到箕城配所留配箕城二十六日蒙赦後
行七日而還家拮据前後日子閱數月有奇鞍馬之勞留滯之苦到今
思之若痛定之人不知當痛之時何以自堪也鄉黨宗族未會致唁余
以為風沙絕塞性命難保瘴癘窮海疾病易侵而何幸天日在
上雷霆造降滅茅而免風沙之地賜環而脫瘴癘之鄉鬼門餘
生歸對妻孥饘粥於斯飲啄自適終始曲荷天地之仁此生未死之
前何日可忘况是行也正馬東來大觀滄溟登觀魚臺詠牧老之
雄篇遊月松潭想鴉相之遺蹟優游俯仰一蕩塵骨以償平生之
願亦豈非聖恩所及邪息肩之暇畧記行中顛末月之口長沙

日錄遺諸子孫庶幾因此以起他日遠遊之思云黑龍騰月下院孤
松病夫書于樂善堂

按初號鴉相又號
竹窓後改稱孤松

通訓大夫承文院判校無春秋館編修官孫府君行狀
記

府君諱弼望字望久姓申氏系出鵝洲十一代祖諱允濡仕高

麗忠烈王朝官至版圖判書盡忠衛國事蹟具載麗乘判書公

有子諱祐官至司憲府掌令全羅道按廉使處昏濁之世以廉

潔自持有出天孝行判書公卒廬于墓側泣血三年有雙竹生

于墓前人以為孝感事聞旌閭語見輿地誌鄉人名其里曰孝

子里刻石立之即今遺石在尚州丹密縣館洞按廉使有子諱

光貴入我朝知鳳詔事知鳳詔有子諱希信為丹陽郡守即

府君之八代祖也高祖諱翰 贈判決事曾祖諱應奎 贈工

曹參判行 恭陵參奉祖諱夢得 贈左承旨考諱之悌 贈

吏曹參判行同副承旨號梧峯有願德至行為士林所尊崇妣

貞夫人咸安趙氏 贈刑曹判書址之女也 參判公年迫四十 猶無嗣深以為憂 忽夢有神人來告曰 君有積善天錫以奇兒 用副君所望 君其舉之以望字名 果以萬曆庚子五月七日生 府君遂目夢而命名焉 府君生而有異質 英悟絕倫 容顏粹美 風彩動人所向 衆皆奔走 簪觀焉 在髫髻時 氣象豪逸 文藝夙 成 會敬亭李先生寓居于霞峴里 參判公使往拜之 先生適在 內室 府君見案上有新粒 冊子數卷 倚有筆硯 府君時年十二 揮筆寫題目 訖 先生出見 恠問之 府君以實對 先生笑曰 吾聞 汝大人令公 晚得獨兒 捷楚頗嚴 吾嘗訝之 今見汝豪放如此 始覺令公 教導不可不嚴也 稍長 奉承庭訓 勅身修行 厲志力 學博通經史 尤篤好韓子文 誦讀不輟 僕隸輩亦習聞而能傳 之為文 詞下筆立就 浩若大河 波瀾應大小 鄉舉 輒居第一

各天性至孝 事父母愛敬 備至 甲子參判公卒 府君 三年酒醴不入口 事母夫人 盡其誠孝 左右就養 甘旨無闕 凡 家間事 必順適其志 丙寅 服闋 丁卯 中進士 親屬皆來賀 府君 輒泣然流涕 只以早失所怙 為至慟焉 戊寅 朝廷以才行 薦聞 除 康陵 祭奉 不就 自是無意求名 欲屏舉業 母夫人不許 遂 偃勉赴試 崇禎己卯 擢別科 第五人 朝中士大夫見府君風儀 卓絕 舉止端重 莫不嘖之 而嘆曰 賢父有賢子矣 至於閭里市 井 亦皆耒頽而望焉 俄補成均館權知學諭 分沙李相公 聖求 慨然曰 金馬待詔之責 非此人不可 遂薦翰苑 時沈姓者居要地 止之曰 此人名望既重 早晏公論 自有所歸 何如是急之 援引 乎 蓋陽譽而陰擠之也 府君素忌瘴疾 又不欲離親 遂家居 凡 六年 至甲申 四月 始除 承政院注書 兼春秋館記事 官既拜 應

對通敏筆翰如流

仁廟甚寵異之眷注日隆時母夫人年已

八十二歲是年五月患痢疾府君陳

疏懇乞歸省特蒙

許府君詣

闕拜辭

上以錦囊盛各種丸藥賜之且給青別

扇俾遺病母府君感泣拜謝而出既歸母夫人已瘳矣乙酉二

月復進

宿水山驛有詩曰嶺月沈江曉霧生旅窓殘燭

夢初醒蒼頭遮莫催行色戀母中情自不平到漢江聞有罷

命歸程又吟曰名利奔忙愧此生勞來往一千程虛露

雨露無由報獨抱琅玕未敢呈落日漢津搖影動春風關路馬

蹄輕長思鶴髮今安否應倚柴門待我行丙戌二月陞成均館

典籍即遷兵曹佐郎五月拜司諫院正言府君正色執笏風裁

峻整百僚莫不敬憚旋遷為禮曹佐郎數月棄歸丁亥四月奉

母夫人設齋酌秋又入為司諫院正言府君以母夫人年迫日

索忽不樂絕意遠宦有終養之志昔年參判公為全州判官

母夫人從之至是母夫人嘗謂府君曰汝若乞外得補全州則

吾當隨汝而往更尋先令公遺蹟也時龍洲趙相公綱為銓曹

長聞其說首擬府君全州判官儕友皆惜之曰以子之聞望才

華固宜翱翔臺閣黼黻

王猷何乃汲焉外補予府君喟然

曰吾之僂勉亦久矣吾有老母在堂得一日養是為榮吾肯以

彼易此哉况全州是先君子所嘗履者至于今遺愛在民苟吾

之克遵其成法無忝先人蹟是乃行吾志也遂束裝將行一時

名賢皆餞于旅邸鶴沙金先生為序文以贈別其文曰嘗誦西

雍柳先生無親無君非孝非忠之句以為事親而後可以事君

盡孝而後可以盡忠君親固一體也忠孝固一事也今天曹長

趙公秉銓衡纒數月初以金君貫之倅順天中以趙君士靜伯

嶺南終以申君望久為完山判官人皆以為失政金趙兩君事
得失未暇論余愛望久容資灑灑襟韻飄飄所謂百丈山頭一
玉也千頃波面一月也真箇玉皇香案吏豈宜厄之於米鹽升
斗之間歟願望久今年四十八歲大夫人今年八十五歲噫望
久事親與事君之日果孰長而孰短哉趙相今既令望久孝
於親矣他日豈不令望久忠於君哉由此言之銓曹今日注
擬雖謂之得焉可也而况完山是望久先世桐鄉也戲彩之暇
對舊民理舊政其夙興夜寐思所以無忝者可知是亦所以忠
於君豈獨孝於親而已哉若余不天孰為孝不才無以忠只
君親一念炳然如丹於望久之行不覺感淚自迸乃序而詩之
詩曰舉之南州慕一人安陽奉檄為偏親板輿再駕膺新慶雅

子重來望舊民堂下秋衣光絢旭臘前花柳暖回春感君此去

恩榮溢孤露餘生愧神於是聯齋申公慨道漫浪首公
谷李公元圭亦相結為文以瀛美其誠孝而送之時李時楷為

巡察使見府君之神采灑灑容致敬嘗謂人曰吾親判官眉
宇鄙吝不萌雖有憂心自爾消融矣一日府君與巡察相對巡
察命一妓行酒妓奉觴戰掉傾注殆盡巡察怒下妓于庭詰其
不謹妓對曰妾覩貳衙奇貌心魂未定自不覺顛倒失措身巡
察大笑顧謂府君曰使君風度何能使彼兒迷蕩至此雖古之橘
車風流必不若是也府君在官公務總罷輒入侍母夫人必以
愉色婉容悅其心衣柔膳甘靡不曲盡其誠其為政適追先考
之清德自奉甚簡撫字甚勤邑廣民悍詞訟太煩而府君盡心
酬酢剖決無滯及還還闔境追思之邑有參判公善政碑邑民
又記府君政績于碑陰傳之者以為美談庚寅母夫人下世府

君哀敬俱全喪祭一遵禮部士辰服除秋拜司憲府持平是
孝廟即位之四年也時李時樸素以居官不廉居喪不謹國言
籍之李温為持憲發論完席將搢 啓草同僚沮抑刑祛緊語
絀被諫院駁逐竟未售己意及時樸拜都承旨心不自安累
疏辭職 疏中侵辱先賢士林齊憤通文館學將為叫 閣聲
罪之舉府君時在呈告中將欲出而論 啓同列畏時樸勢熾
固止之府君不聽先是府君已參和文錄止之者曰方今朝議
將擬君和文館校理此 啓一出則宦路從此塞矣府君笑曰
世間榮辱自有定分吾豈局束若轅下駒哉遂不循臺廳流例
奮然獨 啓其辭曰臣伏見前都承旨李時樸辭一疏中有曰
居官不廉之謂居喪不謹之謂昔賢先正亦多以此被誣云者
其意不但專指一賢而言所謂以居官不廉被誣者何賢以居

喪不謹被誣者何賢而所謂誣賢者亦何人耶士林間曾稱時

樸而時樸獨聞於何處耶噫青天白日以隸皆知其清明則象

賢尚德之心人孰不有而時樸至以不忍加之誣忍加於先賢

者是何心也雖曰被誣云而誣賢者實時樸也當初時樸被駁

之由今不須更論而為時樸自處之道重被臺彈之後回視平

生應有忸怩于顏所當投簪杜門省愆思過之不暇乃敢侮辱

先賢妄自引喻欲為辨明之證其為悖慢甚矣不但物情齊憤

聖明亦已洞燭而深惡之矣身為士夫口談詩禮而不知尊賢寧

有行檢既無行檢辭又悖慢言行不謹得罪名教之人何以事

君前都承旨李時樸請 命削去仕版 上不允諫院仍論

啓駁罷即還鄉居九日初昏禁府人奉拿 命粹到 傳旨中

有曰前持平申和望不有國家黨論自恣之罪不可不懲遠竄

以示國家貸死之意去而配所則以碧潼 啓下矣是夜渾
驚惶悲咽府君責止之仍自念吾平生無他才能惟以慎重為
第一工夫不幸身入言地日覩時謀辱賢悖慢之語不勝憤惋
排却眾議挺身獨 啓上觸 天威竟遭絕塞流竄之厄豈非
有係於數而然耶古人有行患難不怨尤者吾豈獨不及於古
人而况窮荒遠塞非必能死人之地者乎以此自解怡然穩寢
明日詣祠堂焚香拜辭策馬而行及到漢津聞自 上曰領相
陳劄 答曰觀卿劄辭敢不省察焉誠若願仆於道路則殊無
貸死之卒意其令該府使之後容押去到和濟院又得 傳旨
有曰當此懼災之日不可無寬典特為減等待處府君聞 命
而歎曰臣罪大矣而 天恩至此圖報無路也兩司即以還收
付處連 啓府君仍留和濟院待 命七日 上特下嚴批于

兩司曰修省之道不在於有罪無罪並留湯滌而如是論

等之欺蔽甚矣又數日正言鄭斗卿陳 疏大槩嶺南人見語

犯先賢者則必憤起而攻斥之申和望之事決非黨論去之府
君與鄭斗卿素不相識而伸救至此蓋公論也兩司遂停 啓

配所定於平海府君即發行到配所季父府君寄詩遠慰府君
和曰賈傳空懷戀主心累鴻底事不平吟孤臣報 國非無日

只怕年衰白髮深冬至日郡守盧濊進盛饌府君感之曰孤生
落在海曲是日不得拜奠家廟是人子之至慟也終日鬱悒不

樂傷人亦為之愴然留配緣十四日因審理寃獄自 上特下
放逐之 命滯在平海首尾凡二十六日也既還鄉黨宗族來

會致唁府君答曰 天日在上雷霤遙降減等而免絕塞風沙
之地蒙 赦而脫窮海瘴癘之鄉鬼門餘生歸對妻孥鐘於斯

瑞於斯飲啄自適自始至終曲荷 天地之仁一息未絕之節
何以報罔極之 恩耶和友人詩曰 聖主湯春澤微臣府尊
心天涯收容淚歲暮返龜陰虛負圖南志空懷拱北忱有時殘
夢裡長梁聽鐘音越五年丙申冬除蔚山府使蔚之為邑素號
難治府君莅職緣一翔政刑修舉號令之出吏民不敢違詢訪
弊瘼一切革罷漁村蟹戶賴以奠安戊戌適以事見罷蔚山古
產紫水晶府君在官使工人琢磨造纓將還解其纓付于重記
歸裝只有一硯匣鑿松木為之制作甚朴陋至今歲于家府君
居官廉儉類如此蔚人思其清德立碑頌之己亥春除豐基郡
守時郡守三人連死於官人皆以豐為病邑莫不規避除 命
之下親屬皆憂危府君曰妖說一起羣疑滿腹吾不既官無以
解衆人之惑也遂赴任簿牒餘暇勸課多士命題試藝始無虛
日是年秋設監試于茲 學試者皆蔚人蔚人思其清德之乃命
子弟赴漢城試聞之者咸服其公正焉郡人有金潤章者家貧好讀
書其父日拾松子爇火照字兀之結畧府君奇其貧淡攻苦到郡之
日即率置衙中供給衣食課學甚勤翌年潤章登第即除昌樂丞
昌部之距其家最近潤章每備美饌送遺其父之 執持其饌詣東閣拜
獻曰兒之釋褐明府之所賜也豈敢獨嘗其味乎蓋心服府君之
盛德也居數年投紱而歸行橐蕭然無一長物府君在官嘗愛紅
梅花盆植而玩之既還使官隸昇還鶴沙金先生贈詩以美之自是
詩酒自娛有優游終老之意 顯宗朝癸卯除江原都事府
君不欲行有切親者固請共遊楓岳府君颯勉登程繼入
京遽授成均館司藝謝 恩即還甲辰陰宗傳寺止無春
秋館編修官辛亥除承文院判校兼職如故皆不赴癸丑

正月適感疾是月二十二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四訃聞 朝廷致
賻如禮矣于義城下川黑石里已向原府君器度寬偉見識超
邁居家以孝悌為本接人以忠恕為主遇事言論務從平正不肯趨
時俯仰以屈己意自布衣時名譽已著公卿家聞其風知其為馬
行君子崔相鳴吉疏中論列儒門是舉府君為澄其見重於府宗
嘗以科場得失閑念而以母夫人命循例應試每魁鄉解而多不利
於再試一日讀書山齋慨然掩卷而歎曰自余少日從事學業頗有
自修之志今者年近四十學日退而業未進烏得免白首一腐儒
之歸也且男兒生世緣不能致君澤民庶幾立揚當時上效涓埃之
補下為父母之榮初豈無期於心者而蹉跎潦倒已無及焉是窮
達有命而然也不知其命而強欲致之亦豈吾心之所自期者乎
遂忽有魚鳥湖山之思援筆寫一律以遣懷曰老去此吟惜寸輝

向來忠孝素心

微學漸興向來忠孝素心微學漸興向來忠孝素心微學漸興

程難一到平生龍劍擬長輝如今已斷紅塵夢興在雲林與釣
磯蓋其志趣之不凡如此而以母夫人在故亦不敢自擅焉既
登第律已益清謹之跡未嘗到權貴之門不以得喪榮辱移其
素操嘗惡許相積性行褊狹家道乖戾絕不與之相交朝班間
時或對坐而一未開心叙話及壬辰向府君承 嚴謹待 命
城外朝中知舊遂日訪問或持酒來慰或以物贖行無不輸盡
誠款而獨許相歷路邀見乘醉佐色以府君謂之率爾舉措頗
有愠語蓋深憾府君之不親附已不相問議而徑進彈章也府
君亦不介意焉府君在朝之日浴中綺紈之家欵艷府君之聲
名咸願結姻府君堅不許所與通婚者皆是嶺族蓋厭其奢華
而然也居官時家中人為沈潛送伴求鹽府君不許曰官儲不

可私用責負於奴屬而用之可也嘗曰決訟納贖雖是例親而
此不過一時守令所擅用不受何妨是以歷典三邑屢斷大訟
而終不問其贖布焉平居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雖在倉卒間未
嘗有疾言遽色喝罵捶扑亦不及於婢僕奉祀接賓克彈其誠
心每值忌日前期齋沐悲感之色見於外朝夕展謁家廟每月
朔望必設奠儀無不致敬盡禮常避痘居鷹洞齋舍是祭判公
平日養病之所也林亭谿谷杖履所及之地宛然如昨府君徘徊
徊追慕嗚咽不已齋房四壁手筆猶存摩挲涕淚交零考
妣墳塋在羽谷面栗谷里程途迢迢六十里府君不憚寒暑洎
之往省嘗於歲時適患寒疾未得展拜呻吟床褥不勝悽感乃
述其懷命子弟寫之其詩曰病裡違先墓雲邊望遠岑松楸風
雨結玄壘雪霜侵歲換思深切天寒感益深潛然今夕淚不覺

自當襟其追感思深之情老而彌篤蓋天性然也教子弟以義

方必諄之善喻至於居家之法處已之道為學之方事君之節
靡不纖悉開誨連日緜夜而不怠每率內外子孫習揖讓進退
之儀至年高而猶未已以故一家子弟每進見不敢有懈怠之
容性慈詳好施與親戚之貧窶者曲加矜恤絕甘分少賙濟甚勤
人有死喪極力救之如恐不及見衰服者輒為之側然動心對
食未嘗喫肉人有寸長片善則力為稱道以獎其志與鄉人處
色和言溫骨襟灑然雖閭里寒微之人待之必盡情款款得其
歡心是以人樂親附焉嘗遊旅軒張先生之門先生稱之曰申
某眉宇間有春風和氣觀其言貌舉止可謂克世其家者也世
之知府君者皆以公輔期之自壬辰以後卒為異己者所擠不
得大用於世焉府君卜居于龜尾村堤內列密周匝前有碧沼

洞壑深邃嘉樹森立依然有輞川盤谷之勝宅之南有小園
巨上有一株蟠松葱鬱可愛仍自號孤松每當佳辰美景輒與
隣里酣飲以消遣世慮居第之側有小堂扁之以樂善蓋取為
善最樂之義也顧謂子孫曰使爾曹不欲為不善也因有小絕
四詩以詠歌其志至吾先人移居于堤外改搆其堂仍扁樂善
舊號為孤山李先生惟揮追為之序銘之以銘其序文曰人之
所可樂者多矣孰有如為善者予自可欲而推之以至於仰不
愧俯不作則其為樂何如哉先生既以是善為之樂則未嘗不
欲推其所有與斯人同之也及世不我以柏鑿不合則卷而懷
之甘自託於東平王馬少游之為故其發於聲詩者幽閒冲澹
優游自得與曾點詠歸之興司馬獨樂之意千古一轍豈世之

飲工於名利汲之於富貴以浮榮外物為樂者所可與議哉蓋

江原道觀察使光俊子刑曹參判民實之女也有淑德懿行先

府君二年而卒壘在府君墓後有一男八女男諱漢老宣教
郎以文詞擅名不幸早世女長適柳重河次適金時任次適李
朝衡進士次適任世準次適都爾高次適權休次適朴文約次
適朴望之延豐縣監側室子漢傑漢伯女二人宣教郎有四男
三女男長諱叔範即吾先人次叔薑叔建叔篈女長適李之煜
生負次適柳聖時次適李華重河有絪子後康生負時任有一
女適琴義操朝衡有四男五女男長壽民次壽仁生負次壽均壽春
女長適李鳳周次適安龜石生負次適權暹次適鄭泰禧次適
趙是明世準有三男字樑字楹字柱爾高有三男萬春萬夏萬
秋休有一男三女男又經女長適金壽萬次適李良佐生負次

通鑑汝蓋文約有四男四女男漢浦漢澈女長適權斗運次
李德祚次適成世球次適金元暉望之有三男世元世身世貞
漢傑有五男一女男長叔篋武科次叔管叔篋叔篋叔篋叔篋女朴
昌彬漢伯有三男一女男叔管叔篋叔篋女柳後增武科內外
曾玄孫以下多至八百餘人不可殫記府君嘗曰世人為親求
碣文多失於過中不能無後世之譏議吾歿後無請於秉筆之
家只記世系歷官以表墓道吾先人不敢違遺命暨府君墓碣
無一語闡揚盛德誠恐百世之下無以得府君志行之梗槩也
肆余不肖不量無識惟先蹟之泯滅是懼謹闕家中古籍無採
府君所撰長沙日錄與夫平日所聞於先父兄者畧叙其一二以
殊當世之賢君子有所考據得一言為重藉以不朽則庶幾
昆之幸耶嗚呼府君之德亦或有人所不及知者人之知亦知
存人耳目而其幽光潛德亦或有人所不及知者人之知亦知
何與於府君而子孫顯親之情自有不能已者若其溢義以取
識則府君之遺訓在居昆雖無狀亦不為也謹此具狀以備裁
擇焉歲戊午十一月日曾孫生負震龜謹叙

